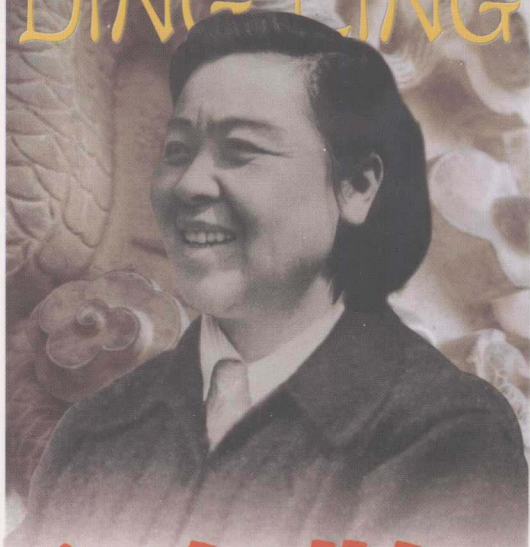


DING LING



丁玲散文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DING LING'S
SELECTED PROSES
丁玲散文

傅光明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德强

封面设计 梁 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玲散文/丁玲著;傅光明选编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2.6

(世纪文存)

ISBN 7-5339-1610-7

I. 丁... II. ①丁... ②傅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004 号

丁 玲 散 文

傅光明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插页 2 字数 261 千字 印张 10.5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5339- 1610—7/1 • 1427 定价:16.80 元

前 言

傅光明

像许多现代作家一样，丁玲 1949 年以前的创作以小说为主，而 1949 年以后，特别是在摘掉“右派”帽子，获得平反昭雪，恢复政治名誉以后，则以散文创作为主。也许是散文这个体裁更适合经历过沧桑忧患的人们抒发情感意绪、反思蹉跎年华的缘故，到了一定岁数的作家，像巴金、冰心、夏衍、萧乾、季羨林等等，他们晚年的散文，尤其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散文，更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，烙印下了特定时代的文学留痕。

丁玲也是如此，她说：“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，人不应对造物的捉弄，人应该创造，创造生命，创造世界。”她在复出文坛以后，写了大量的散文，包括《访美散记》，以及两部散文回忆录《魍魉世界》和《风雪人间》，也写了小说《在严寒的日子里》。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写各种各样的人、事、心灵、感情，写尘世的纠纷，人间的情意，历史的变革，社会的兴衰；写壮烈的、哀婉的、动人心弦的，使人哭，使人笑，使人奋起，令人叹息，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。”（《我的自传》）

短短千把字的《彭德怀速写》历来被认为是丁玲散文中的精品，它用朴素、大胆而准确的白描语言，勾勒出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剪影速写。正如诗人牛汉所说：“写他，正需要那些像泥土一样平凡、石头一样沉重的语言去写。这才能逼真地塑造好这个真实对象，完成一个血肉之躯的艺术生命。”

有至情有至性，才能成就真散文。《一个真实人的一生》以深沉的挚情、真诚的崇敬，追忆昔日的生活和革命情侣胡也频，是怎样矢志于文学事业，并从一个漂泊者迈向革命征途，献出宝贵的青春生命；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将感情丰富，对爱情如醉如痴，有坚定信仰和勇敢气魄，最后慷慨就义，“乃是一个大勇者”的秋白，立体地塑造出来。“秋白的一生不是‘历史的误会’，而是他没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。”

在丁玲的内心世界里，胡也频、瞿秋白这两个精神伟岸的男性，也使她具有了一如他们的率真和坚定。劫后余生，她说：“我正是这样的，如秋白所说，‘飞蛾扑火，非死不止’。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，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，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。”

丁玲以为，“一篇散文也能就历史中的一页、一件、一束情感，留下一片艳红，几缕馨香。……能引起读者的无穷思绪，燃起读者的一团热情，给人以高尚的享受，并从享受中使人的精神充实、净化、升华。”丁玲从早期写《五月》、《河西途中》、《风雨中忆萧红》等散文篇什，到晚年写出厚重的《“牛棚”小品》、《魍魉世界》、《风雪人间》的过程，不啻就是从精神炼狱中的磨难到人格思想深呼吸的一次历练，一种升华。身陷牢狱也罢，蹲牛棚、下放北大荒也罢，孤独可以压迫她的呼吸，却无法窒息她的生命。她认定自己是无辜的“罪人”。“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，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。你是海上远去的白帆，希望在与波涛搏斗。”“我将同这些可恶的恶魔搏斗。”真诚、朴素，倔强、勇敢，乐观、悲壮，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理想智慧的光芒。朴素中溢出高山流水的境界，冲淡处透发梅雪争春的清芬，酣畅里闪现粗犷豪迈的雄奇。这就是丁玲散文的显著特色。

香港著名学者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《中国新文学史》中这样评价丁玲的散文：“丁玲这位以小说成名的作家，散文也相当出色，她直吐胸臆的风格，有几分像徐志摩和郁达夫，但没有郁的委婉

和徐的蕴藉，反之她有男子气，长风破浪的豪放。”我以为然。

丁玲散文的语言自然、朴素，激昂、豪放，凝练深邃，雄健酣畅。她说：“朴素的，合乎情理的，充满生气的，用最普通的字写出普通人的不平凡的现实的语言，包涵了生活中的各种情愫。”这样的语言“才能使读者如置身其间，如眼见其人，长时间回声萦绕于心间”。（《美的语言从哪里来》）

我倒想用她在散文《秋收的一天》里描绘陕北秋色的话来形容她的散文，“不以纤丽取好，不旖旎温柔，不使人吟味玩赏，它是有一种气魄，厚重、雄伟、辽阔，来使你感染着爽朗的秋季，使你浸溶在里面。”

丁玲散文的选本已经很多，编选者当然各有自己的眼光。这本《丁玲散文》的文章均选自《丁玲文集》和《丁玲集外集》，未注明原载出处，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。

2002年3月23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傅光明	1
仍然是烦恼着·····		1
我的自白·····		4
五月·····		9
离情·····		13
到前线去·····		24
彭德怀速写·····		27
我怎样来陕北的·····		29
秋收的一天·····		35
战斗是享受·····		43
“三八节”有感·····		45
风雨中忆萧红·····		49
田保霖·····		53
谈鬼说梦的世界·····		60
躲飞机·····		62
谈“老老实实”·····		65
青年恋爱问题·····		69
一个真实人的一生·····		84
中国的春天·····		103
粮秣主任·····		112

记游桃花坪.....	125
重庆——曾家岩.....	137
“牛棚”小品	143
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.....	154
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.....	159
北京.....	185
访美散记.....	189
魑魅世界——南京囚居回忆.....	220
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.....	311
鲁迅先生于我.....	314

仍然是烦恼着

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，请为我放心，我是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。说不要这样写也成，因为我的原意只图骗过自己，减少一点责难。要说清这原意，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。

说“烦恼”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，我其实是很不幸的，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，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，很可同情的人。从前还学忍耐，把自己得来的一些刺激，一些伤心不平，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，然而现在，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。我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，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，我已很熟悉了，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。对社会，我已没有梦想，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。自己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，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，自然地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。但我天生的惰性，很会延搁，不让有时间来触着这不能解决的矛盾。

话是似乎夸大得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了。然而真的，人却仍然是烦恼着。不知为什么，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，却无理由地会引咎到自己身上，为了这，自己总是不安。譬如朋友的弟弟来了，明知道他来的目的，但自己的钱袋正空着，只好留心又留心，莫把话头引到上电影院去。看到他茫然地走后，又懊悔起来，应该把他留下，或者去向房东的娘姨想法先借一点，于是跑下楼去追，但连孩子的后影也不见了。心里就从此难过，又

想不出补救的方法；因为想不出补救的方法，难过就延长了。有时见到别人生气，又摸不着头脑，心里也不安起来，以为是自己给人不快活了。那抱歉的心，比自己真的给人恼了更甚的。觉得只要别人快点好，不要生气，就把臂膀露出来，给人打几拳都好点。然而别人又不肯这样，所以以后不拘什么时间，自己还是以为曾触忤了人而负疚。这种只令人觉得迂腐可笑的一些自找的烦恼，明知别人在笑，自己仍不知所以，一遇到有这烦恼的机会，就仍然被窘迫得烦恼着。

近来这烦恼一天多似一天地压了下来，弄得自己更不知怎样才好。听说书快出版了，就向许多未来的读者们抱着歉意，又觉得对那些真正勉励我写文章的人不起，怕他们因为我把自己都信不过的一些东西汇集起来刊印而灰心。又担心书铺在我这本书上赔了钱……甚至看到别人扯谎，自己也难过，好像自己骗了人一样感到羞惭。因为如此，连时间，连思想，似乎都不为自己所有，被一些无谓的烦恼缠住了。而四处的责难更麇集拢来，朋友来信说忘记了他；家里又疑心我病了。答应了别人的稿子，不能偿还，听说预告登了出来，就连报也不敢看。别人是真不知道我的焦急和负疚的。书桌边，枕头边常常发现“第五次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等你交了卷才发稿”的纸条，甚至“你对我都如此，真使我灰心”的纸条也见过。我只好说，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苦衷，他是宁肯拿了皮鞭来打我而不向我那样说的。

今天呢，今天的情形更不同了。我一起身，频就把房子扫过，又抹过。调好了咖啡，牛奶，排在我面前。整本的稿纸打开着，在另一页上写着：“这是我的希望，你知道的。”而且频就是那样笑，那样懂事地据着桌的对方，摆着要写小说的样子。我自然应该快乐，然而一看到稿纸就又烦恼了。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，去捉住文字来对付频，我只好呆望着他。频看到我不提笔，偏着脸问：“你不写吗？”我真不知怎样才好。我无法，写上

一个题目：“仍然是烦恼着”，在无法中，不得不继续写下来，写到这里仿佛可以塞责了，然而我却仍然要说：

“仍然是烦恼着。”

我的自白^①

我今天来到光华，没有预备来讲什么，我们就随便谈谈吧。谈什么东西呢？哦！谈谈我自己吧。

我现在成为社会一般人所注目的人，之所以能引起别人对于我的特别兴趣，是因为我背叛了一切亲人，而特别对“一个人”亲近；最近则因为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了。

不久以前，因为一个不幸的事件，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：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，扶孤返湘等消息。其实这是错误的，是一种模糊的印象。社会上，有人特别注意到我，关怀着我，这有许多是真正同情的赐予，而有许多人却甚无味。

我写小说已经三年了。我不敢说，写的有什么成绩；不过在我自己讲起来，确是以认真的态度，做了至善的努力，然而得到了什么？对于自己的作品，对于自身分析的批判，都曾下了功夫。我知道有许多人常谈到我，不过多为无聊的驱使，茶余酒后的消遣而已。

假如有人以为作者仍要继续努力，就应给作者一个很好的写的环境；不然，就可以禁止她，或就怎样指摘她，教导她。可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的。如今的文坛，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。所有的读者都应肩起改正的责任啊。

^① 本文是1931年5月在光华大学的讲演。

昨天听见有人买《韦护》看——买作者的创作，作者觉得是一件十二分荣幸的事。今天到光华来，能同诸位在一起谈话，我亦觉得是十二分荣幸的。

现在因为找不着什么事情来讲，就来介绍《韦护》吧。我要再三声明，这不是演讲，只是闲谈。

我常批判自己的作品，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，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。希望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加以批判，使作者有精进的机会。

韦护是一个革命的人物。应该做的事，他都勇敢地去做。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，他对她无形中发生了热情的爱恋，后来进一步同她住在一起。不过另一面却感到非常痛苦，感觉无时间工作的痛苦。然而，竟为她的美丽，一种无可比拟的热爱所迷惑；后来总算给他摆开了。

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，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，是一个缺点，现在不适宜了。不过那是去年写成的，与现在的环境大大不同了。

有许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，都与作者有关。如茅盾的“三部曲”，有许多人觉得书中的女士们，都能一一指出，这个是谁，那个是谁，而且有十分肯定的意味。读到我的创作的人，大多以为我化身在作品里了。其实不然。本来我不反对作品中无作者的化身，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，是加以反对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写一个农人，一个工人，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，乱写起来，有什么意义呢？

我在一个最亲爱的作家朋友身上，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厉害。他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，他并未跑开，却被那女人感化了。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，写的情诗，非常之多，每一句都十分惹人爱；后来他的生活很苦。有一个时期他曾说这样一句话：

“一切爱情，一切生命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。”

他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。他说：“我们的事情，正是一个很好的小说，不过我不能把它写出来，也没有人能代我写出啊。”我没有他的爱人那样有钱，我没有那种形态。而且，我又不是善写的人。他曾说，那女人十分的爱他。他写诗，特意写得那样缠绵。他心中充满了矛盾，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。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，回家时，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，言论，知道一点，注意一点，但她对此毫无兴趣。他老老实实对我这样说过。我很希望我能把它完全笔之于书。本来，我以为老老实实的写出就算了，然而当时又不愿照着老套写出，加之以病，便耽搁下来，后来更因别种工作，就把它放弃了。不过后来也频向我说，如不愿照本来的计划写它，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。

后来我把它写成了。我以为写得还好，写得很深入。每天写七八页，每页七八百字。写的时候，是感觉得很快乐。那时，我每天沉思默想：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，应怎样对付？我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，用辩证法写它，但不知怎样写，写好后，我拿给也频看，他说不好。我但愿他说不好，但不愿他说太坏。他说：太不行了，必须重写！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。结果，我又重写一遍。

有人说：这东西早些日子写就好了，现在未免太迟了。有的朋友很不满意，说我把《韦护》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，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；但一点影子都没有，这也难说。

我这篇题材——《韦护》——很不好，依然取之于恋爱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，我不能像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。在我的作品里，我不愿写对话，写动作，我以为那样不好，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。《韦护》中的人物，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们的化身，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。看了之后，请大家批评一下，给我一种进取的力量。

现在批评我的创作。哦！自己不好批评自己的东西。我很愿把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，然后再请大家给以批判。哦，还是不谈它吧。

我不相信，我除了写文章之外，就不能做别的事情。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写文字的人，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，所以我觉得写下去，或者有一点小小用处吧。我著作并不是为了几个稿费。我著作并不全靠灵感。实际上，事实是极关重要的。我希望大家给以忠实的批评，我亦更加特别注意着。

写的材料多得很，有人说，把作者自身有关的材料写完就算了。然绝不能这样说。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，现在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。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，因为我非工农，我能写出什么！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，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，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。因为我觉得，写工农就不一定好，我以为在社会内，什么材料都可写。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，取材于我的家庭——啊啊！我讲得太多了。假使诸君不疲乏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。

现在讲我的家庭：我的家庭，现在还有三千人——远近亲戚都在内，彼此都十二分亲近。家中还算有钱，我的祖父，做过很大的官。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。可是我的父亲在玩乐有趣之下，把家产都败光了。自父亲死后，那时我还很年幼，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，我没有姊姊们受到大家庭熏染那样的深。我跟随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。连父亲的面目，我都记不清楚。可是，从他遗留的东西，我能窥出他的性情，他的举动。家中吃饭，非常热闹，每次开饭，都是好几桌。家中时常向外挑战，或任性购物。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工人整日做马鞍子的绣工，而他自己不会骑马；等做好后，他请旁人骑，自己在后面跟着跑。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人。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。我曾回家一次，为了我的创作，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，

详详细细弄个明白。

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过大家庭的福，而我得到什么？忧郁地，住在有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，床铺非常大，每张床都带着窗格子的。我这样讲，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。每天晚上，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屋子。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。那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。我的家中，差不多无一人读书，全在酒色之中完蛋了。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有精神。说打架，没有一个可以称对手的。家中藏着许多杆枪，白天都躺在屋子里，不敢出来。

现在时候已经很晚，我不再噜苏下去。最后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著作之后，给我以忠实的批评。

一九三一年五月

五 月

是一个都市的夜，一个殖民地的夜，一个五月的夜。

恬静的微风，从海上吹来，踏过荡荡的水面；在江边的大厦上，飘拂着那些旗帜：那些三色旗，那些星条旗，那些太阳旗，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。

这些风，这些淡淡的含着碱性的风，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，他们正从酒吧间、舞厅里出来，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，徜徉归去。

这些风，这些醉人的微风，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，那个献媚的娇脸，还鼓起那轻扬的、然而也倦了的舞裙。

这些风，静静的柔风，爬过了一些花园，飘拂着新绿的树丛，飘拂着五月的花朵，又爬过了凉台，蹿到一些淫秽的闺房里。一些脂粉的香，香水的香，肉的香。好些科长，部长，委员，那些官们，好些银行家，轮船公司的总办，纱厂的、丝厂的、其他的一些厂主们，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，所有白色的、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，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，红色的酒杯，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。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，又充满了色情，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。

这些风，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，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，推着、推着粮食袋，煤炭车，在跳板上，在鹅石路上，从船上到堆栈，从堆栈到船上，一趟，两趟，三十趟，四十趟，无休止地走着，手脚麻了，软了，风吹着他们的破衫，吹着滴下的汗点，然而，他